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南藝文學

第七屆 得獎作品集



目錄

新詩組

- 首獎 〈沙拂的風〉呂佳機 動美所 p2.
優選 〈冷凍的日子〉陳思睿 應用所 p3.
優選 〈小孩看〉陳霖 材創系 p4.
優選 〈墓誌銘〉宋淑安 動美所 p5.

散文組

- 首獎 〈一片雲如何不下雨〉何宣萱 藝史系 p7.
優選 〈一隻蟑螂可能的命運〉謝鎮逸 藝史系 p9.
優選 〈生魚片〉黃培軒 藝史系 p13.

極短篇

- 首獎 〈蟑螂〉黃培軒 藝史系 p15.
優選 〈神明燈無光〉陳霖 材創系 p17.
優選 〈他殺/自殺〉洪孟筠 材創系 p19.

小說組

- 首獎 〈戲棚〉陳思睿 應用所 p21.
優選 〈蜈蚣〉陳霖 材創系 p25.

評審資料 p37.

〈沙拂的風〉新詩組 首獎

呂佳機 動美所

一切都來得太晚了
寶貝，沙拂的風
你像最不可測的時段經過
為我留下快感，煙硝
留下浮潛的傷痕

佔據，不是那麼回事
你的途經是擦拭
而領地裡我們只在意陽光下的藍玻璃
享受肅穆或者
宿命的速度
你的姿勢使語氣蒸騰
煞車失靈

寶貝，沙拂的風
或許一切都來得太晚
當季節的背脊
有些字塊滾落下來，在墓園
不具名的塵碑
我把最枯朽的落葉留讓你婆娑，散亂
也可以損壞遺緒
這是一切豐盈的時刻
我不介意如果失根的痕跡將美
破綻開來

而我多希望能標價這個下午
你的任一動作不再失去：
讓浪先於慾望，讓光透過你
翻動窗簾
至於我們哄抬的虛妄與快樂
寶貝，沙拂的風
那其實並不是什麼
只是遠方渙散的空虛，如實降臨

〈冷凍的日子〉新詩組 優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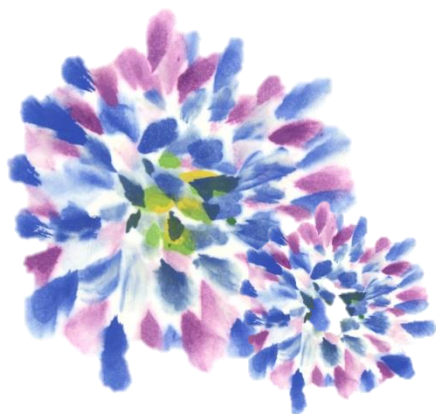
陳思睿 應用所

將海灘放進玻璃瓶內
抽成真空保存
不要浪費寶貴的水
押下按鈕撥放浪聲
告訴孩子
天空與
羅曼史

將森林放進塑膠膜
記得把空氣吸乾
不要浪費稀少的氧氣
剪一根森林的羽毛
讓孩子摸摸乾燥的葉子
給他們看看
被護貝住的青春

明日存活在
昨日殘存的夢泡中
少少的日子
擁有無限的冀望

將日子放入冷凍庫結冰
待未來發現新的星球
解凍歷史
再看一次地球的人生



〈小孩看——致台東北町老宿舍群〉新詩組 優選

陳霖 材創系

2016年，一個小孩在院子裡
給母親抱著，向晚的天色從欄間滾出來，伸展成
很多跳舞的人
小小的眼睛看跳舞的花，赤腳在草地圍大樹
他眯起眼，母親美麗

1975年，一個小孩站在圍牆外
破損的那個洞裡，窺著院子，雜草蔓生，沒有人
啊，龍眼樹！
於是他疊了磚頭，高度如隔壁新搬來，本省籍的士官
他摘了龍眼，香甜吃著

1967年，一個小孩從門外經過
他看，門內的男人姓李，搬來一年，是音樂老師
小孩被叫住
男人開始拉琴，他站在那兒聽，琴聲像流浪遠方。流浪
男人問好不好聽，他說好聽

1944年，一個小孩趴在紙門邊
看著座敷裡的母親，隔一張紙，哭不出一點聲
燭火剪出又大又薄的父親，恍恍如神兵
神兵站得筆挺，英俊，還有一把日本刀
他不曉得神風將起，癡癡望著

〈墓誌銘〉新詩組 優選

宋淑安 動美所

他死在我必經的道路上
我盡量溫柔以待

仁慈跟憐憫是學不會的
連濫情的雙眼凝視都無法
將他的陰影輕薄的攙起

像衣服上忘記撕掉的標籤貼紙
他的翅膀依戀著的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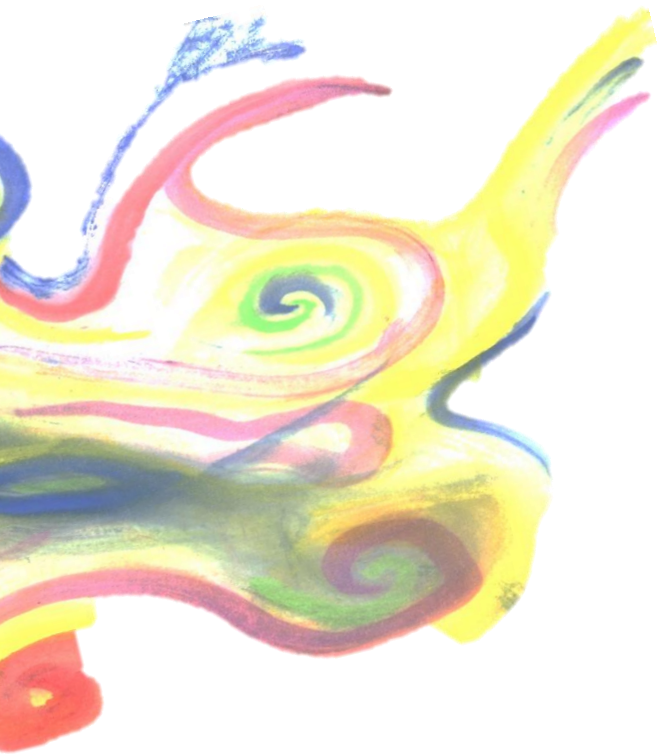
我帶著他經過走廊
遇見教授跟眼神驚慌的狗
什麼事都沒有

我沒有對他說悄悄話
他沒有回應

我考慮過陰影
但是陽光讓他的羽毛更美麗
沒有人發現在哪裡

相互等待稀微的安撫
我盡量沈默以待





〈一片雲如何不下雨〉 散文組 首獎

何宣萱 藝史系

下雨，自然降水現象，水氣落於高空凝結成可見的小水珠，密麻的小水珠集結一群便是雲，一片雲碰見另一片雲會下雨，再也無法承受更多也會下雨，若上升氣流過盛，未及地面的水珠反覆垂直運動，成雹，低於零度不至負五度，成雪。最後留下來的，是私心與賭運，賭最後知道怎麼放它，以及能有機會可以放對它。一九四六年，有了人工造雨。

油門和煞車，只有兩個作用，踩到底和踩到底。現在它是最安全、保守的模樣，儘管看似實驗、看似非主流或走套路，講的還是現在所想，依循相信的觸感，投感成現在的地圖，過程的曲曲折折能隱埋，成品若用時間倒流回推，也是簡單得可以速成：三、二、一，重新校正，確認目標位於大氣一萬三千公里處，體積為四百七十六立方公尺，現時溫度下降至五度、三度、一度、零度、負二度，發射碘化銀，持續下降溫度，負五度、負六度，水滴合成狀態五十三百分比，校正完畢，現在時刻中原標準時間十四點五十五分十六秒五二，總時為四十二分鐘三十三秒五二，冰晶生成，預計四分二十七秒後降下第一顆雨，平均雨滴臨界半徑為四點八釐米，預計中原標準時間十五點二十四分降雨完全，目標物剩餘體積為一百三十六立方公尺。每天的工作都是歸零。可以什麼都不做，也可以什麼都做。養大它們也沒關係，養大不見得是壓縮其它，它們會帶它們來。看著一群水氣吸引另一群水氣。

這是現在的我，注目眼前剛送來的費南雪，法式甜點，很小一塊，新台幣七十五元整，不含飲品。僅消咬一小口，怎麼樣苦澀的咖啡都變得順口，很小，食指比它長，手掌是它三倍大，切成對稱的五公分長，置於十五公分長、十公分寬的黑色陶片，又五公分寬，佔大半牙齒能著陸的位置，半公分的咬，大口嚥黑咖啡，壺底焦味都壓不著地散發香甜，口感紮實又能輕易分離。它的角色就是這樣，獨立存在，過甜；搭著用，恰到合適處。店的空調強，冷空氣帶著棉絮塞鼻，細細品聞費南雪，淡然無味，縱然綻著焦糖香的色，內裡透裝白砂糖與奶油相融難分的鵝黃。坐在一盆高於頭頂的植物旁，一再摸，也難分辨塑膠綠葉和嫩芽的差別，盆裡的土平坦如枕，誰相信它是真的樹，不用聽見折枝的脆響，打滿屋內的牆。

假使認為的密碼，不是為了隱藏，而是僅有的通道，在那一方之地唯一傳達的方法，沒有看得見的限制，卻身感存有限制。不是偶然，都不是，並列的語彙，顯示製造者的聰穎和侷限裡的龐大。為什麼要進去，為什麼要出來。沒有任何能無中生有。傳聞有神，神只走過大地一天，花草齊出，同時得茂盛，泉眼冒出水，然後是雜草叢生，然後花果飄零。神，是好奇還是有打算。愛，能拆開細數理由嗎？

看著、記著、望著、忘了沒有，你是漲退潮中的小島，「你好，我也好」，幫你只花費一些力，就能看你獲得榮耀。學會吃糖，然後跌落糖漿，學會保存糖，推銷糖，或製糖，觀看蔗渣爐灰漫天揚灑。疤和藏在肺裡的塵，同樣先是黑，再是灰。疤從傷來，紅腫與發炎齊伴隨，結痂在皮膚的紋理中更加突起，越發黑越發堅硬的掉落，傷也就成了疤，幸運的話，不花心思就消失，不復見紅以前；煙塵沖進肺幼嫩的毛孔，受驚般發紅，被迫接納灰白粉末，容忍它們殘滯外層漸麻木的細胞與膜，隨意凋落在身體中央的底部，一點一點凝聚身體的廢物，直到身體承受下住。像異邦的外來者不受指引，有風便躲在洞窟，有雨便躲在樹下，口渴就朝太陽落下的方向走，直臨天然地界前停下，或墜落。像雨。

「這些你一開始就想到了？」現在時刻中原標準時間十五點五十六分十七秒三四，「是知道有這些可能，從一個起點推出天體五十年、一百年的運行，不需要費心思考。但天會落雨，都與這些無關。」降雨結束。

「我知道妳比誰都要真誠的對待我，這樣很好，我想我很喜歡妳」，超時三十二分鐘三四，「妳覺得它對妳來說是個困擾，就去，或者妳可以和平跟它相處，也很好」。會傷心的、會失控的，都避開。不知活不活得到老的我們，妄測過了五十的奢侈，沒一刻說喪氣話，能多談的都多談。我們一起避開，發生在我們之間的瑣事。消逝的日常。

睡夢中潛入一隻蟑螂。會飛的那種。

貼在我的腰際，最後落在眉間；一路扶額直上，然後飛走。接著全身猛然一抖，就醒過來了。好一場驚心動魄的噩夢，沒有半滴冷汗卻已嚇出連喝八十杯咖啡的精神來。

到浴室洗澡，試著回想剛剛那異常擬真的畫面，還是不自覺地打了個冷顫。不確定熟睡時是否真有不明物體把我身體當成了溜冰場。倘若真是與蟑螂共眠的話，那剛過去的八個小時可真是高潮迭起的南柯一夢。其實也並非真的全然懼怕蟑螂，大不過拇指的小蟑螂還是可以徒手擒拿捉丟的。但遇到會飛的極小物種還真是束手無策，此時掃把才是最佳武器，高舉掃把就是一場革命。

人類對蟑螂有所恐懼到底從何開始？這可能是文化史的視野，但恐怕自從人類第一次見到蟑螂並為其命名的時候，就展開了漫長的世仇吧。而蟑螂的可怖源自於人類普遍認為蟑螂外形不夠討好嗎？抑或是其衛生問題？也許只是口耳相傳的習俗傳統；家人看到它會尖叫，於是自己也跟著尖叫了。名副其實的「過街蟑螂」，人人喊打，但人人都不敢打。谷歌上輸入「蟑螂」二字，會自動出現的後撮詞語不免都是「蟑螂藥」、「蟑螂防治」、「蟑螂怕什麼」之類，都是殺蟲滅口的求助關鍵詞。當然也總不可能是「蟑螂保育」、「蟑螂入菜」、「蟑螂認養」吧。很可惜，這段孽緣至今仍然找不到根治的方法——據說科學研究表示，事實上並沒有哪一種藥物或物質能夠真正有效抵制蟑螂。

每當打死一隻蟑螂，就頌一句六字法號。爾後望著那乾癟的褐黑色膠狀物，覺得噁心之餘，心裡不免感到悲哀。畢竟，這可憐的小傢伙總歸不就是自然界昆蟲類的一種矣！那兩根長長的，轉啊轉、會掃描四周的觸鬚；鬼頭鬼腦的，走起路來像在跑的毛手毛腳——不過就只是一坨高蛋白質的組成體嗎？前陣子成為熱門話題的「蟑螂奶」，傳說對人體助益良多，攝取一丁點則精神洋溢、活力滿貫。

無論蟑螂可不可怕、有無助益，恐怕最終都難逃被捕殺的命運。除非永不現身，或擁有快閃跑跳的功力，否則必定死於鞋下（或掃把之下）。

蟑螂終其一生嗜黑，若不是特殊原因，有可能一輩子都不會跟人類打照面。但可惜的是，與人類面面相覷的那些少數，恐怕也難逃被大獵殺的命運。人類害怕蟑螂的同時，蟑螂也在逃避人類。如此冤冤相報究竟何時了？「殺生」這動詞在蟑螂面前彷彿失去了它的殘酷，拖鞋成為了最溫柔的刑具。而其罪名可能都是莫須有的；你又怎能證明剛剛出現在你眼前的蟑螂是有罪的？它是否真爬過了你熟睡中的身體而讓你飽受驚嚇？或是它真有停留在你的廚房角落暗處、產下卵鞘？它是否對你、你的身體，或居家環境造成了確切的傷害？倘若你無法確定，也不想證實，那眼前的這隻蟑螂到底何罪之有，需要死在你的偏見之下？什麼時候開始殺害蟑螂也有了殺生的正當性？但唯一不怕與蟑螂共枕的人，恐怕是以地下道、天橋底為家的遊民了。風吹雨打颶風地震都能夠處變不驚，更何懼一小隻到處走跳的蛋白質組織體？但答案也只是揣測中的臆測，又有誰真正問過遊民怕不怕蟑螂呢。蟑螂母親排出卵鞘可不見得比我們的母親生下我們還簡單。子非蜚蠊，安知蜚蠊之苦？一顆顆紅色的豆子是即將誕生的生命，卻很有可能就此被移除、瓦解、破壞。願君多采擷，如果你覺得它該死……不，如果你覺得它們根本不應該出生。但可沒多少人願意視而不見，任由遍地相思滿載吧。

青春總有座右銘。「要做打不死的蟑螂」曾經慰藉多少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的少年維特或夏綠蒂，在（自以為的）困擾或逆境中站穩住腳。但似乎沒人意識到要效仿自己厭惡的生物其實很難。更何況，蟑螂的打不死不過趁人類尖叫時拔腿逃難從而避過一死。事實上蟑螂越來越難活命了，當殺蟑變得越來越容易的時候。

但「死了一個我，還有千千萬萬個我」。原則上殺死一隻蟑螂，還會有千千萬萬隻蟑螂在各個角落為非作歹；以嚇人為樂，以爬過一具具熟睡身軀換來深夜探索大千世界的機會。但是殺死一隻蟑螂，又怎麼知道你的床頭後方牆下其實還藏著暗湧？可能千萬蟑螂大軍已埋伏好在前線，靜待天時地利人和之際，即以床鋪當作戰場，冷不防就八面襲來四面圍攻；唯一的敵人就是那自稱「萬物之靈」的龐大肉塊。冷不防也來個「泰迪熊屠城記」：當人類抱著心愛的泰迪熊毫無戒心地安穩入睡時，即從此寫下人類與昆蟲界的世紀交戰。

其實作為一隻蟑螂，其命運也淒慘矣。從破卵而出那一刻即開始了漂泊流離的宿命。只要一見光，必死無疑。命比政治犯還冷，沒有革命、沒有抗爭，沒有豐功偉業；更沒有為了理想、光榮而死。人常說來世做牛做馬，卻怎麼沒說過來世要做一隻蟑螂？牛馬有生產力，但蟑螂似乎不具有一般認可的存在價值。蟑螂難道只會催生細菌、傳染病、女孩的尖叫、及男孩自以為有的勇氣？惡名昭彰不過一隻蟑螂，悲也、嘆也。

如果蟑螂也有它的一生。

每一隻蟑螂都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族譜。如果有一隻蟑螂名叫小強，他能夠怎麼立足在他的族群當中？它的待遇跟其它同類蟑螂帝國的成立，必須先與人類的時空劃清界線。有必要將每種動物、植物、昆蟲的生命及其生活認定是與人類截然不同的平行世界，才有可能獨立的主體，像是南柯一夢那樣。但假如鑿開槐樹下的地洞後發現蟻巢不是蟻巢，而是一整大片黑漆漆但會蠕動的地毯……會不會以後連夢都不敢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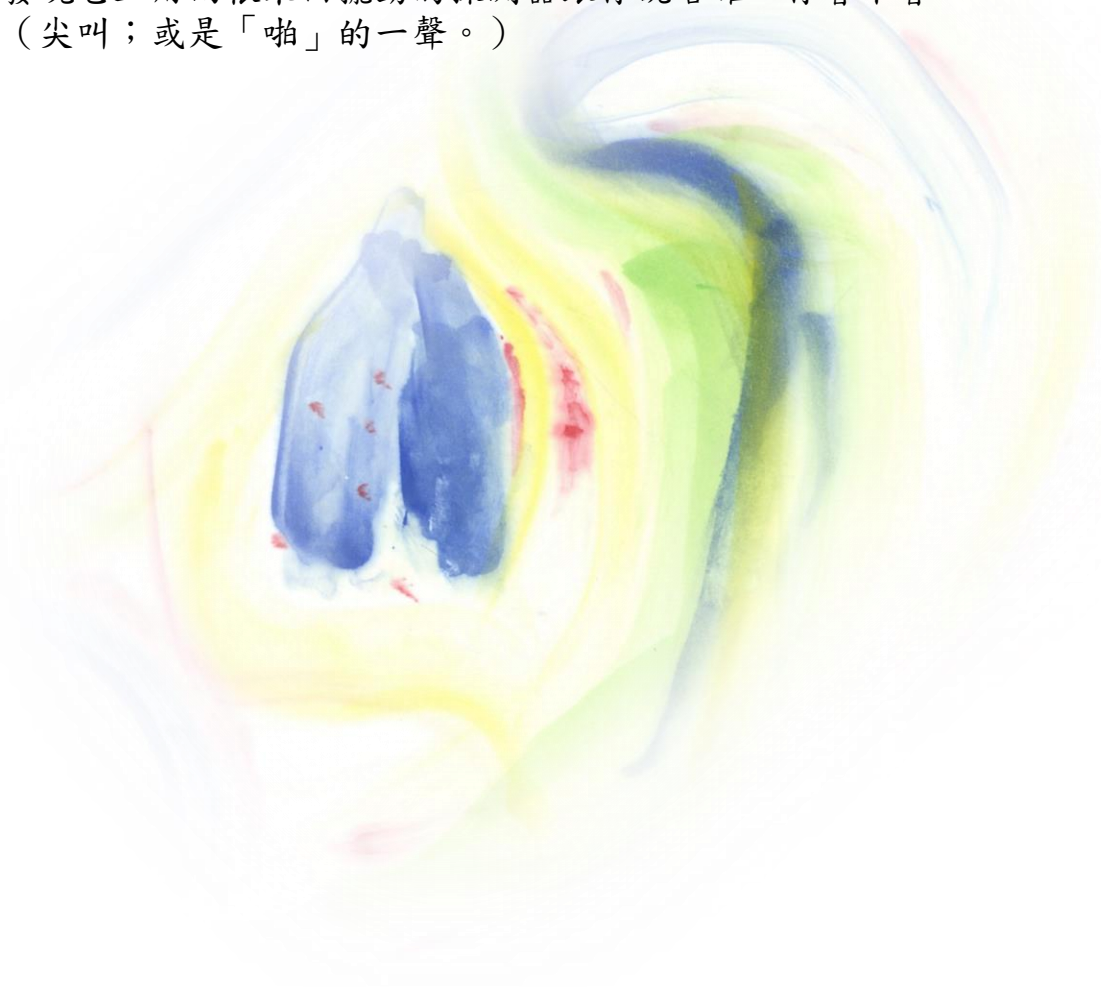
遺憾的是幾乎不會有人覺得除蟑行動是一種罪孽。當你萌生想要剿滅你所見到每一隻蟑螂的念頭開始，你就已經是大魔頭；地洞變成了集中營，殺蟲劑的噴霧堪比核爆原子彈的威力。掌握了被他人默許行使的權力，就能光明磊落地塗炭生靈……但一丁點的惻隱之心也聊勝於無吧？

正如當你以為打死房內的唯一稀客，卻才崩潰發現原來它們一家人都在你的床底下安居樂業。你以為你是受害者，殊不知這時候發現自己是破壞它人天倫之樂、導致家破蟲亡的劊子手。無奈浮生若夢，聚散無常。若有一天可憐的小東西你發現爸爸媽媽或兄弟姐妹失蹤了或被失蹤，千萬要學會獨自面對。在被滅口以前，趕快回去你的底層吧，人類的世界太危險了。

但偶爾夜深人靜、獨自反省時，卻又會覺得為蟑螂著想會不會太浪費同情心了？殺蟑螂的罪業深重，可能單純只是個假議題？生命教育如果就此被無限上綱，是不是只是借題發揮的假高尚、偽善良？蟑螂或許可以作為測量愛惜自然生命與否的終極準則，但會不會過於偏頗？多一點愛就能拯救世界，但能不能殺蟑螂？

古人有云，「殺蟑螂或不殺蟑螂，這是個問題。」

從此以後，如果有一隻蟑螂，默默爬過你的身體。當你張開眼睛，發現它正用兩根來回擺動的探測器跟你說哈囉，你會不會……
(尖叫；或是「啪」的一聲。)



這是我許久以後再一次吃到生魚片，我不吃是因為我爸，每每享用生魚片時，我爸都在旁一臉深沉地說著「不要吃太多生魚片」，據我媽稱，我爸從不吃生魚片，因他大學上寄生蟲課程時看過一些照片，餘悸猶存。當我吃著生魚片，沾點芥末、塗點醬油，細嚼慢嚥品味辛嗆、醬鹹交融肉甜，邊注意我爸那遭外星人綁架過般、充滿創傷的凝重表情，我就知道，他有著難以言說的內幕，這內幕與我口中那碎爛的生魚肉，一塊塊的肉質和筋、脂肪中的某些東西有關，我稱呼牠們為「東西」，可見此刻我的心思與我爸盯著我嚼的表情是一樣的，當然這些東西存不存在，就如薛丁格的貓般無法明知，儘管我口中的事實不會因為觀察而改變，但這是我希冀並訂定的模糊地帶，我可不想一口吐出拿去檢驗後，發現吞下身體的是一團團寄生蟲，也許多年來體內早已發展出一個寄生蟲社群了呢？他們稱第一座將他們帶來的那塊肉為五月花號，或是方舟。作為第一批登陸者，面對疑惑，適當的善意是必要的，他們向小腸壁上的絨毛細胞伸出觸手，遞給一撮已於口腔部分消化的食糜，絨毛細胞欣然接下，同時注意力被吸引至後方，一群身型龐大、看似專業的武裝份子飄過來，渾白的細胞膜鼓動著，自稱白血球，白血球瞥了幾眼外來者，懷著些許敵意揚長而去，外來者鬆了口氣.....

或許我每次吃進去的，都為他們帶來不同族群，並為他們帶來衝突，甚至演變為戰爭？

剎那我體內某處，一名肝細胞扭了扭身軀，細胞膜起伏蕩漾，不悅地表示：「腦子你關心錯對象了吧！」
愧疚之餘，我擔憂起自身蒼蒼細胞們，儘管能量充足，仍克勤克儉、安份守己，同外來者如何共處一身呢？我不得道出「外來者也能同甘共苦的」這番話，然而他們不是諸位朝相夕處的細菌，而是殖民者。慵懶的大腦，要點起動力才去健康檢查，那群外來者隱蔽高超，多數的我們甚至無以察覺，待到那時，可是久遠以後了，為了驅逐寄生者，恢復健康，一旦吃下藥物，勢必又一場亂世。

再想，我體內社群龐大、刻苦而與細胞默契共生的細菌們，面對這群侵略者，卻無能為力，如何無奈面對，又泰然處之？

除卻那座貪婪奢侈的大腦何以製造這麼大的疏失，上層帶來的就是這些，我們能怎麼辦呢？為了存續，為了族群，只得繼續分泌、消化、吸收，便是做著本份，不時瞥幾眼那廝巨大寄生物大肆破壞腸壁，或躲於黏膜中，吸取我們的事業精華，更忽悠了人體細胞們，細胞們繼續飽受壓榨、默默度日，我們和那群人體細胞各司其職，同吳剛繼續砍下那顆桂樹、薛西佛斯繼續推著那顆石頭上山般雞肋，何苦呀！偶爾有隻白血球擠出壁面，一臉忙碌，可他們做的是危害自身又不討好的工作，終其一生貢獻付出、保境息民，最終死傷分解，甚至不排除風險離開體外，無法歸根。這隻細菌燃起一絲敬意，伸展了下鞭毛，邊想邊望著那隻白血球飄來過去，又往另一處鑽.....

想起我體內的水深火熱、哀鴻遍野，我完全失去胃口了。



〈蟑螂〉極短篇 首獎

黃培軒 藝史系

廁所和廚房的門口，組成了轉角，就在轉角的大理石地板上，一塊褐色物體置著，被早晨初醒剛下樓的我撞見，蹲下細看，原來陳躺著一隻慘死的蟑螂，右側的觸鬚剩半截，一群螞蟻在周圍亂糟糟的跑，還建立了一條通往廁所的路線。

根據經驗，這隻蟑螂是被家裡的貓玩弄致死的。最近不時會於地板瞧見蟑螂遺體，我更親眼目睹過這貓瞪大眼、一臉好奇的拍玩蟑螂，不知自己做的事之殘酷。

一絲感慨油然而生，每個人都有故事，當自己抱怨生活時可曾想過，一隻蟑螂同往常出門閒蕩，甚或許是上班，忽然一隻貓掌拍下來，就被凌虐致死嗎？

我開始想像其身世，也許呢，他叫格里底爾：

「就是在今天早晨，首先是開房門的妹妹，一家人發現格里底爾失蹤了，家中少了一個負擔，格里底爾已經足不出房三個月了。」人生無常，遺憾！

我再陷入想像：「能到這危險之地，想必這名蟑螂的一生蒙著一層傳奇色彩……」

「叫我虛馬利吧……你所提的，是斷鬚雅哈，一位堪稱傳奇探險者，他到過五個社區，不留下一絲痕跡。據說他那僅剩半截的觸鬚，是被貓咬的，前天他跟一同闖蕩的老夥伴敘舊，啜了幾口便道別了，他曾說：『不要對我不尊敬，即便是太陽得罪我，我也會出手痛擊。』。」

擱去這帶點玩笑意謂的想法。此刻正斜躺窗邊，閒讀一名天體物理學家的著作，他提到費米悖論：「宇宙的尺度和年齡顯然意謂高等地外文明存在，然而我們卻看不到、收不到他們的存在證據？」。讀了十幾頁，提及動物園假說：「為了觀察，而不回應。」，再翻頁，是技術奇異點，指出人類文明的科技限制，使我們無法理解他們，接觸了也沒意義。將此書放一旁，讀上桌邊的科幻小說，想起《三體》中的角色，葉文潔的黑暗森林法則：較發達文明傾向摧毀欠發達文明，而欠發達文明傾向隱藏自身存在以避免攻擊，如果該文明直接散播自身位置，則將被毀滅。

先是一陣毛骨悚然，再闔上書本，若我們遇上最後一種可能，那就如一隻貓拍死蟑螂那樣地被毀滅，頗可悲，然而這段文明歲月靜謐斑斕，消失也乾淨俐落，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是我們生而為人的價值。

除沉浸於宇宙浩瀚，我唯一注意到的是，上述看法幾乎出自半世紀前的人，今人之煩惱，同於他們，實為其想法之超越時代驚豔。

音量已轉小的電視，插播一則報導，特種太空梭「人類」號已達目標點，準備與地外高等文明的探測器接觸。

四十五年前，探險家一號上金唱片內容的改編自太空梭廣播：「我們向你們送去，全人類的問候，我們的希望、我們的決心與我們的善意在這無垠的宇宙。

Οἴτινές ποτ'ἔστε χαίρετε! Εἰρηνικῶς πρὸς φίλους ἐληλύθαμεν φίλοι.

各位好嗎？祝各位平安、健康、快樂。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Вас!

Bonjour tout le monde

Hello from the children of planet Earth.....

〈神明燈無光〉極短篇 優選

陳霖 材創系

老人從盒裡檢出最後一根長壽，點了起來，賴打的光映在老花眼鏡上，刺得他眯起眼睛。分不清是吐出的煙還是灰塵，吹到斑駁的牆上，將房間熏得朦朧一片；也可能是他稍早點起的香，本來那時還想點神明燈，他試了兩下，斷電了。

地上散落著菸頭、塑膠袋、舊報紙、空飯盒、帳單、踩扁的飲料杯，桌腳附近還落著幾張沒中獎的刮刮樂，唯一中獎的那張早在半個月前就花光了，而彩卷行的紅包袋現在皺成一團被扔在了角落。

他挪了挪久坐僵硬的屁股，破舊的沙發響了幾聲，發票堆起的小山丘像土石流似的滾下來，幾張發票跟著他的屁股埋進了沙發縫裡。沙發周圍以他為圓心，各處散著發票疊成的山丘，像小盆地似地把他的塑膠拖鞋埋在中間，而這盆地還在緩緩長高……

「5…0…9…」老人拾起桌上一張發票捏在手上，喃喃念著，認真盯了幾秒之後便嗤了一聲，隨手往地上丟去，小山丘不穩，下滑時發出悉悉素素的聲音。老人伸手去抓下一張，眉頭鎖的更深了。

上禮拜兒子回家時，他躲在隔壁的倉庫裡聽著摩托車經過的聲音，以為又是來要債的。等車子走後他回去看，桌上擺了一疊皺巴巴的百元鈔，像往常那樣疊得整齊，用香爐壓著。他數了數，兩千元；一旁還有張發票，角落潦草的紅筆寫著兒子的字跡：有中獎，記得去換錢。

兒子偶而還會對獎，可他從來不對，那種小數字惹得他心煩，對到後來只是一堆廢紙，中獎的機率比他去打機台還低。

他半信半疑著，心想反正不過就兩百塊，若是為這點小錢剛好被要債的堵到那可真划不來。心不甘情不願地出門，因為怕被認出來，他還特地起了早搭公車到外地的郵局，這才嚇了一跳。五個號碼中獎：四千元！

郵局的人們一個個跟他道賀起來，像鄉下人沒見過世面那樣，把那張發票在整個郵局裡傳了一輪大家都想看上一遍，好像摸了能沾點喜氣似的，紛紛跟他問東問西；他說了這發票是兒子給的，他平時沒在對獎。他們一邊稱讚著老人有個孝順的兒子，一邊提醒著老人：「特別獎還有一千萬呢！」、「阿伯啊，還是要去對獎啊，不然多可惜。」、「是啊，這麼好運氣要把握啊！」他聽著聽著，也眉開眼笑起來，人一有錢，就甚麼都舒坦了。

這事他現在回想起來，倒覺得疑惑：恁娘欸！才無幾工，這錢怎麼輸那麼快！

這天他在屋子和倉庫裡東翻西找了一下午，還有那些櫃子的角落和衣服的口袋，才挖出這成堆的發票，除了桌上那一小堆，其他落地上的都成了廢紙。

夕陽又降了一些，他叨著菸酸酸地吸了一口，似乎連菸屁股都亮過房裡的餘光。此時他心正煩，沒聽到屋外傳來腳步聲。

再過幾分鐘就什麼都看不到了，他得趁還有光，把桌上這些數字對完。

她是平凡甚至平庸的，卻有個總是能聚焦眾人目光的雙胞胎妹妹，她的妹妹樣貌姣好、開朗健談，總是活力四射地在人群的中心生活著，似乎從頭到腳都是完美的。與妹妹不同，除了長相相同之外，她從小就是個不善也不喜交際的人，承受太多目光或是輿論都會讓她倍感壓力，而她焦慮時有個控制不住的小動作，這個動作不甚起眼，誰也不曾注意過，就如同她一樣。

夜晚的冷風如刀，伴隨著男女混雜的刺耳笑聲刮過她的臉頰，暴露在寒風中數個小時的皮膚已經麻木，每個細胞都在叫罵著疲倦跟痛楚，耳膜只聽得見自己加快的心跳聲如雷般在耳邊嗡鳴，她面無表情地在後座抓著妹妹的衣襖，沈默聽著妹妹在風中嘶吼著喉嚨跟一張張她連名字都叫不上的陌生臉龐熱烈地討論下一個夜衝地點，她不喜歡這種感覺，她一隻手顫抖著探入背包，像抓救命稻草一樣抓住了裡面唯一柔軟的物品，融入不了人群的壓力幾乎讓她窒息，一如現在因速度而堵滿她鼻腔的冷風，但，她拒絕不了。她們趕在天亮前回了宿舍，室友正熟睡著，她在妹妹複雜的注視下躺進床板下的陰暗空間，無盡的黑暗中只有兩樣物品的輪廓若隱若現，一瓶安眠藥和一包面紙，那是她最重要的寶物，她剛吞下那片雪白藥片，閉上眼感受乾藥片滑下食道的疼痛感，就聽見妹妹冷淡的聲音尖銳地打破了房間靜止的空氣，「你可以不要這樣了嗎？硬要跟就算了，跟了也不能像我一樣和大家玩在一起。」，她睜開了眼睛卻沒有開口，抽了一張面紙，雙手在黑暗中緩慢地挪動，緊閉的窗簾透出一絲曙光，照射在床板邊緣，一片破碎的純白雪片舞動著輕盈的身姿從黑暗中調皮地翻滾到了陽光下。

姊姊的情況最近又惡化了，她焦慮、陰鬱、渾渾噩噩的時候越來越多，空的面紙包裝已經塞滿了垃圾桶，妹妹對她的厭惡也越來越明顯，日日不斷聽著朋友們對雙胞胎姊姊的厭煩抱怨，看著他們一個個不耐的表情、輕視的口氣，妹妹忍著羞恥裝著笑打岔，「她不會再跟了啦！我們下次.....」。這天她很早回去，腦海裡一直迴繞著朋友惋惜的話語，「你這麼完美的人怎麼就攤上了這麼個姊姊啊.....」，進門的時候房間只有一個人，她的姊姊神智渾沌地靠著床坐在地上，正望著窗外遙遠的某處出神，她一步一步地緩緩走近，能說會道的流利口舌突然間變得沈重，她停在她姊姊纖白瘦弱的手旁蹲下，注視著那一雙骨頭突出的手並

握在手中，臉上是已經數不清多久未曾對她出現的溫軟，她笑著，語氣是從未有過的輕緩溫柔，「姊姊，你今天還沒吃藥呢。」。

她好像置身在最熟悉的黑暗之中，身下的觸感卻不再冰涼冷硬，她費力的撐開沈重得眼皮掙出一絲縫隙，入目是一片純白，是她最熟悉的顏色，最熟悉的觸感，儘管不明不白，卻失去了反抗的意志，順從地任由渾沌拉走最後一絲清明，陽光從地板悄悄往床面攀爬，雪花片成堆佔領了整張床，柔軟似雲，細白的手臂垂落在床沿，雪片連同塵埃一起飄進冰涼的僵硬手掌。

「.....以下是晨間新聞報導，大學宿舍驚現女大生吞藥自殺，據悉她是家中疼寵的獨生女.....」



與往常一樣車水馬龍的馬路，路邊架起了藍色的大棚架，棚子上方懸掛著好幾台電風扇，「嘎拉拉～嘎拉拉～」電扇發出因為缺乏潤滑油而機器運轉不易的聲音。這靈堂跟普通的喪禮所設的靈堂沒什麼不同，除了前方擺著異常多的百合花，一盆一盆的充滿了整個檯子，連遺照也被百合花給擠滿了外框，整張照片只依稀看得見亡者的面容，畫面充滿了淨白、安祥與純淨，卻不免帶出一絲如同醫院牆壁的蒼白。

誦經聲從棚內傳出，一句一句綿延的在耳邊纏繞，一群由一位身穿橘紅色袈裟的和尚帶頭坐在靈堂前頭誦經，每個人都閉著雙眼，手裡拿著佛珠，一串串的經文從雙唇間竄出。除了帶頭的和尚手裡拿著一個鉢杵外，其他的和尚隨著一遍又一遍的佛語，手裡的珠子也轉個不停，而時間也跟著轉動而流逝，他們就像把人生快轉了，當眼睛睜開，幾十分鐘就這樣消失了。

靈堂的兩旁站滿了人，男女分開站著，男生在左，女生在右。光看身材，每個人都不一樣，高、矮、胖、瘦都有，唯獨他們身上都是披穿著相同款式的白色喪服，那白在百合旁邊看來卻少了靈魂和生命，而且一絲安祥也見不著，反而有種恐懼的慘白。

幾個較年長的婦人站在前頭，雙眼都因為哭過而紅腫，表情嚴肅的看著地上，緊握住彼此的雙手，給對方鼓勵和加油，也一起分擔這巨大的哀痛。男生這頭站在最前面的是一個個頭高大的男子，臉上的面容看來有些憔悴，眼睛的末端洩漏出年齡，好幾條魚的尾巴伸了出來。在他身旁站了一個小男孩，他緊抱著這位男子的大腿，兩個烏溜溜的大眼睛轉阿轉的，對這陌生的環境感到好奇，不曉得爸爸為什麼要帶他到這個看似肅穆的地方。

在靈堂的最前頭，站著一位與整個景象格格不入的人，一身如墨般的黑色西裝，裡面搭配著一件白襯衫，給別人的第一印象是那麼普通，但是仔細一看，在領子的地方有著歐美精品的繡字，全身上下無一不是名牌，幾個字母就像皇室成員的徽章般，散發著貴氣。

突然響起了三聲清脆的鉢響，誦經的和尚在拉了幾個長音後停止了，而那位站在前頭的男士，也就是司儀，開口說話了。「接下來，我們進行公祭，請各位到靈前捻香。」第一排的來賓站了起來，正準備要上前捻香時，「碰！」一聲巨響，一位年老的婦人可能因為太過傷心而昏了過去，臉上還掛滿了淚水，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幾位工作人員連忙跑了出來，幫忙把婦人抬進去屋子裡頭休息。這意外的插曲並沒有影響到整個喪禮的進行，其他人依然進行著公祭。

捻香的隊伍，慢慢的也只剩下幾位了，最後一位來賓捻完後，司儀開口說話了。「感謝各位來賓的幫助，現在讓我們請家屬代表致詞。」只見那位站在男生隊伍最前頭的男子邁開腳步走到來賓的前方，便對著所有的來賓鞠了個九十度的躬。「感謝大家今天在百忙之中抽空前來參加先父的告別式，幾天前先父因為心臟病發而與世長辭，在倉促之下辦了這個一切從簡的告別式……」男子的眼框泛著淚光，接著一陣哽咽，站在一旁的婦人們臉上也滑落了淚珠，而來賓席也傳來了陣陣的啜泣聲，為了這逝去的生命哀悼，哭泣這世界少了一個好人。

致詞完後，司儀用著一樣冷冷的聲音：「今天的告別式到這裡結束，接下來要移靈至靈骨塔，如果要跟車的人請到門口集合。」司儀的話剛說完，一陣爭吵聲就從喪家傳了出來。

「你說什麼？什麼叫做『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明明就是你想要獨吞爸爸的財產吧？」尖銳的女聲尖叫著。「我要獨吞爸爸的財產？爸爸生病的這幾年都是我一個人在照顧他，你也只有每年過年的時候才會回來一趟，你有資格說你要分財產？」剛剛致詞的那位男子用著極為嚴肅的口吻跟自己的妹妹說道。

「我不回來看爸爸？你也不想想，我兩個小的三個大的要我一個人照顧，我能說回來就回來嗎？我早上要上班，下班回家後五張嘴巴全部等著要吃飯，我可以不理他們嗎？你也不想想你當初經商失敗，是誰拿錢出來給你週轉？現在你卻這樣對我……」那女子面對哥哥嚴厲的指控早已泣不成聲。

「是啊！你拿錢出來借我週轉，那請問一下，你借我多少，我還你多少？你現在看到爸爸的財產還有那麼多就要分一杯羹，當初爸爸生病怎麼沒聽你說你要接過去照顧？」男子甩頭不願多講，準備著待會進塔的東西。

「也罷……也罷……呵呵……也罷！」女子擦了擦臉上的淚水，往外頭走去，搖搖晃晃的，有幾度差點摔倒，不時的發出笑聲，嘴裡一直喃喃自語。在她轉身離去之後，方才那名男子從口袋拿出了一對用夾鏈袋裝住的金手鐲，上面用奇異筆寫著「給女兒」。

「請所有的人員來到台前集合。」司儀冷冰冰的聲音再度響起，那聲音猶如寒冬中孤鳥的鳴叫，雖然不帶著任何情緒，但是還是給人為之悲淒的感覺，而方才的火爆畫面就被這樣冷卻了下來，旁邊的人也沒再多說些什麼，似乎剛剛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一樣。

所有的人聚集在靈堂的前頭後，一位中年人站在大家的面前，他身上穿著咖啡色的皮夾克，臉上留著大烙腮鬍，頭上戴著一頂畫家帽，隱約有幾根銀白色的頭髮從帽子的邊緣竄出來，整個人看起來儼然有藝術家的氣息。

在一陣沉默後，中年人講話了：「今天的表現算很好了，但是還是有一些缺點，如果這些地方注意一下，修改一下，會更好。」

「首先，把遺體移靈到告別式會場的時候，你們的腳步太不整齊了。每個人走的速度都不一樣，太凌亂看起來很雜，要再練習一下。」他對著致詞的男子說道。「再來，家祭的時候，你們每個人都站太近了，捻香的動作也都做錯了，我示範一次給你們看。」中年人邊說邊比畫著位置，其他人也跟著站位置，看看是否位置前後取捨得當。

「然後，捻香的時候，你們不能站直挺挺的盯著前面看，要把腰彎四十五度，用大拇指、食指跟中指夾起香灰，然後拿到額頭跟鼻樑中間的位置，停留約三秒再把它放回去。我做一遍，你們跟著做。」頓時，一群人全部彎著腰用手指頭在空中抓些什麼。

「這樣子的動作才符合禮教，看起來才高雅，如果亂做亂捻，被別人看到可是要笑話的，幸好今天有彩排，不然明天這樣上場，可丟臉丟到家了。」大家練習完後，中年人對著家屬們說道，並且希望他們晚上還可以再練習一次，把動作記熟，以免明天正式告別式的時候出錯。

「媽媽，為什麼我們要練習這些東西阿？而且爺爺為什麼要躺在那邊啊？」只見一個年約四、五歲的小男孩拉著媽媽的衣角問道。

「因為明天有很多人會來跟爺爺說再見啊！而且練習過才不會做錯，不然如果做錯了，不僅爺爺不能開心的去天堂找奶奶，連大家都會笑我們不夠孝順啊！這樣子你知道了嗎？」媽媽很有耐心的回答小男孩的問題。只見小男孩似懂非懂的點點頭，臉上卻還是充滿疑惑和問號，似乎對於躺在棺木裡的爺爺是睡著還是過世都還抱著疑問。

夕陽慢慢的隱沒到山後，黑夜佔據了天空，聚集的人潮漸漸散去，只剩下男子一家人在整理場地。「老婆，我去一下超商買東西，你看著小孩，還有百合花應該要再放多一點，等等打電話請花店再送一些過來，聽到了沒有？」男子也不等老婆回話就逕自走開了。

超商門口有一群人聚集著，為首的是今早在告別式彩排中昏倒的那位中年婦人，她身後站著的男男女女，身上依舊還穿著今早披麻帶孝的喪服。男子從馬路對面走了過來。

「不好意思，讓你們久等了。」男子一見面就對他們噓寒問暖。

「無啦！恁較辛苦啦！」婦人對著男子也客套了起來。

「這是給你們的一些謝禮，明天還要麻煩你們。」男子從口袋拿出了一疊紅包袋，將它們一個一個遞給了在場的人。

「免客氣啦！逐家互相鬥相共啦！天也暗啊，無咱先來行，明仔載閣欲早起。」婦人將紅包收下後，便對男子揮手說了再見，帶著一群人就離開了。

「再見……」男子對婦人行了禮後，也轉身走了。

晚上七、八點鐘，路上好多人，男子這時才想起今天晚上後面的空地有夜市，獨自一人走在熱鬧的夜裡，遠遠就可以聽見夜市喧鬧的聲音。走到了離家不遠處就看到了靈堂的棚子，眼尖的小男孩看見爸爸回來了，一邊興奮的大喊一邊奔跑過來抱住爸爸。

男子回想著一天繁瑣的事情，也被折騰了一天，索性不想煩惱明天的問題，便抱起兒子說：「走，爸爸帶你去逛夜市。」

西元2001七月 夜 高雄 旗山巷弄

夏日高雄的夜晚難得吹起了冷風，烏黑的夜空給雲層捲動著，連星星都不見一顆。聽說明日有颱風，大約今晚登陸。

商家早已打烊，半夜裡街上連貓都不見一隻，卻見有一男子，從一棟老屋圍牆後探頭出來。男子左顧右盼了一陣，確認無人窺探，便將破舊的背包從牆上丟下，落下沉悶的聲響，裡頭有些許金屬碰撞的聲音。老屋的牆不矮，男子奮力一跳手一撐，才將半個身子露出來，費了些力把腿溝上牆緣，扭著身子攀上去，準備從牆上躍下；本來以他的身子爬牆並不困難，今夜卻怎麼也使不上力，手腳時不時顫抖著。

「嗚啞！」男子悶著聲跌在地上，剛才跳下來沒看清，剛才著地的地方有顆棒球，腳踝扭了。

他忍著痛，出氣似地把球抓起，朝圍牆內扔去，嘴巴還碎罵了幾聲。他從地上爬起，一拐一拐往車站的方向走去，心想這時間應該勉強還叫得到計程車，抓緊了背包的肩帶，墊了墊。「加些錢不要緊，先回高雄市區再說。」他這麼想著。

雖然早已休息，但他遠遠已經看到車站的光，昏黃的色調把車站前照得骯髒，平時的紙屑塑膠杯什麼的已被風吹走，剩些菸蒂和檳榔渣的痕跡，一旁隱約還看到兩個計程車司機抽著菸。

還沒來的及走近，突然，男子被人一把推入旁邊的暗巷，受傷的腳踩不穩，再次跌到了地上。他趕忙從背包裡掏出一把鐵鎚，顫抖著手胡亂揮舞一陣，才停下手扶著牆，勉強站起。

「別費力氣啦，還真不愧叫蜈蚣！腳夠多，跑得挺快啊！」說話的男人將菸蒂往地上擲去，一腳漆黑的皮鞋把餘灰踩了熄。

「榮哥．．．．．」男子眼神帶著懼怕，看著眼前穿西裝的男人，一旁還有兩名手下：其中一個身型壯碩，便是剛才推他入巷的阿爆，手上還帶著指虎；旁邊的胖偉一臉怯弱，將眼神別開。

「好啦。你幹走幫裡一百多萬，現在吐出來還來得及。彼此都是好兄弟，老實點比較輕鬆。」榮哥慢條斯理地說著，坐上一旁的木箱隨意看看，從裡頭撿出一支墨綠的啤酒瓶遞給阿爆。男子看著阿爆，胖偉往後退了一步，似乎不敢看接下來的動作。

「我．．．」男子還未說出口，阿爆的腳早已將他踢開，鐵鎚掉在地上發出沉重的聲響，阿爆將酒瓶俐落往他腦袋上砸去，玻璃碎了一地，血流出來，男子昏了過去。

「胖偉，把他搬進車裡，帶去餵魚。」榮哥從箱子上起身，撿起男子的背包打開，裡頭滿是鈔票，他露出滿意的神情：「我先去找老頭，死蜈蚣你們處理。」

兩台黑車往高雄市的的方向開著，其中一台轉進了立體停車場，而另一台載著三個人，往高雄港的方向開去。天上沒一點光，陰風冷冷吹著大港，一卷卷翻騰地海浪怒著聲如鬼哭神嚎一般，將兩具屍體吞了進去。此時天空終於飄起了雨，颱風登陸了。

西元2017八月 夜 高雄 捷運西子灣站

末班捷運的車門關上，最後零星的乘客三三兩兩的離開月台，似乎有幾個年輕人剛從酒吧離開，晃著不穩的步伐還哼著流行歌曲，帶著疲憊的身軀往樓上的閘門走；一個年輕的媽媽皺了眉頭，牽著女兒改頭走往電梯的方向；樓上租腳踏車的業者已經休息，最後的這批人準備離去，捷運站即將關閉。隨著嗡嗡地運轉聲，無人的列車悄悄地離站。

空蕩的月台上，只有阿吉拖著緩慢的步伐，年輕的那位站務員稍早已經下班，而年過五十的他，每年只有這個時候才會來值夜班。

阿吉往月台後半段走去，高雄捷運的列車沒那麼長，平時這裡的月台門不開的，除了隔著玻璃，還用一道黃鍊子擋了起來，初次來的旅客不注意常走錯邊，看到鍊子和告示才往回頭走，而此刻的阿吉老神在在，將黃鍊子從門邊的鉤上取下，一條條收了起來。

工作完畢，阿吉看了看錶。

「00：54。」他默念著，等著列車進站。此時遠遠從樓上大庭層傳來些聲響，那是金屬的聲音，似乎有什麼框唧框唧在地上拖行著；配合著腳步聲，有兩名奇異大漢出現在樓梯口，他們齊步走下樓梯，步伐似走似晃如跳舞一般，後方拖著的鎖鏈不斷敲擊，響亮而沉重的回聲響遍了整個月台。

拖著鎖鏈的大漢一身黑袍，身材比例看似矮胖，卻仍高出一般人半顆頭有餘，左手除了鎖鏈之外還拿著一塊刻著虎形的薄木板，右手則抓著烏雞羽扇，只見他臉色烏黑，濃眉深鎖著，一雙大眼睛烏溜溜地轉，厚道的下巴寬而有力，那張國字臉像隨時要找人打架似的，頭上頂的方形官帽寫著『天下太平』；而另一名大漢則穿著一身白袍，因陳舊而稍微褪成了米色，身形高瘦，超過兩米的身高像快頂上了天花板，左手抓著白雉羽扇，右手持火籤，而一張拉長了的臉上毫無血色，連眉毛也白得徹底如鬍鬚那樣長，青藍色的瞳孔被下垂的眼皮蓋了一半，無神而悲苦地望著前方，嘴裡似乎嚼著什麼像是一副隨時要吐的苦瓜臉，頭上的官帽是長筒狀的，上頭寫著『一見大吉』。

阿吉見兩怪人走下台階，非但不懼怕還淡淡地笑，並向兩人微微躬身：「二位爺，晚上好。」

「嘿嘿嘿！阿吉老弟，過去一年可好啊？」黑袍大漢爽朗問候著，一開口那聲音宏亮如鐘。

「還好，就是這腰越來越差，現在彎身都不大方便。謝老爺還好嗎？」

「別理他！老謝他整天哭喪著臉像死了爹媽似地！阿吉你要運動啊，做復健！復健你懂不？」黑袍大漢扭著腰示範著復健的動作，把鎖鏈甩地噹噹響。

「老范你安靜點，列車要進站了。」老謝突然張嘴說話，聲音凝重而緩慢，像腸子在空氣裡盪啊盪的。一條長得嚇人的舌頭就這樣抖了出來掛在下巴晃，他趕緊把舌頭像麵條那樣吸回嘴裡。

「謝老爺別擔心，列車還有一會兒到。不過范老爺精神可好啊，今晚除了監車，還有要緊事沒有？要不等下班咱喝幾杯？」阿吉又看了看錶。

「不啦！今晚還有隻小傢伙要抓呢～嘿嘿嘿！」老范拿起手上的木板晃了晃，身子還是繼續抖著那奇異的舞步。

「還不是抓，瞧你興奮的。閻老爺子說那小傢伙在人間同樣地方待太久，再下去會成地搏靈，讓我們看看狀況。」儘管慢慢地說，可老謝的舌頭又抖了出來。

「喔～在哪兒地？」阿吉問。

「等，我瞧瞧。虎符！」老范對木板叫了一聲，那刻在上頭的老虎突然眼睛一亮，還發出些低吼聲，木板上漸漸浮出了字，亮著淡淡詭譎的青光。

只見老范像用手指滑平板電腦那樣，粗黑的指頭在木板上又點又戳的，一直抖著腳不耐煩的樣子翻找了一陣。「啊！有有有，在這！吳慶松，高雄人，享年52歲，綽號蜈蚣。高雄旗山！」

突然一列捷運閃著燈光進站，雖隔著玻璃門卻仍感到一陣強烈的風吹過，風並不冷卻讓人膽寒，玻璃門喀喀地震動著，像一隻沉睡已久的困獸甦醒，那吼聲沉卻傳的很遠；整列捷運透著青光令人看不著裡頭的乘客，列車緩緩在門前停下，車門對準了先前阿吉放下黃鍊子的後半月台。阿吉又看看錶，凌晨一點，門輕柔滑開，乘客們紛紛步上月台，鬼月開始。

西元2017八月 夜 高雄 旗山巷弄

一名年輕男子在旗山街頭晃蕩著，已經凌晨，街上連隻貓影也見不著。他背著背包，往一棟老屋走去，左顧右盼了一陣，確認無人之後便攀上了圍牆。本來以他的體格爬牆這事算小意思，可今晚有其他的事情惹他心煩，似乎使不上力似的，好一番功夫才攀上了牆緣。他把背包往下一丟，發出一聲悶響，再確認一次四周，便從牆上跳了進去。

「嗚嚶！恁娘欸！」他痛著，還好周圍全是落葉堆，才沒甚麼大礙。

「扭到腳？」角落突然發出另一名男人的聲音，把他嚇了一大跳。

他不敢回答，只朝那出聲的方向看了看，卻什麼也沒見著，他凝神揉了揉眼睛，才隱約看見有個男人窩在角落的樹下，或許剛才眼睛還沒習慣黑暗吧。

「我也扭到腳了。下次爬牆，記得把背包丟遠一點。」男人緩慢揉著自己的腳踝，慢慢說道。

「大叔，還好嗎？都這麼晚了您怎麼在這？」年輕人怯生生地問道，捉著背包稍微往角落挪了兩步。

「我有東西放在這裡，等人來拿。」男人撫摸著身旁的落葉，像在摸小狗那樣，又緩慢說道：「少年仔你這麼晚來幹嘛？」

年輕人沒有馬上回答，而是將手上的包抓緊了些。

「我．．．在這邊有事情要處理。大叔這麼晚了，你腳又不方便，怎麼不回去？」年輕人說著，似乎惦記著些什麼，希望眼前的男子盡快消失。

「哦，等天亮我自然會走。」男人似乎沒聽進多少話，仍是撫摸著落葉：「怎麼還不來呢？不是說待不下去了嗎．．．」他無神地望向前方。

年輕人看了看，總覺得這踏書說話不是很清楚，也不曉得怎麼勸他離開，只惹得心裡更煩悶。他將背包放下，從裡頭掏出了香菸與打火機，抽了起來。男人似乎聞到了菸味，才看向這頭。

「好久沒抽啦。」男人痴痴地望著香菸，感嘆著。年輕人看了看，便給男人遞上一支，幫他點上。可男人讓菸燒著，也不吸，只是看著菸像蛇一般繚繞在空氣裡。年輕人思索著：這大叔也怪可憐的，大概是遊民也沒有地方待，連買菸的錢都沒有．．．不如我先假裝離開，看看他會不會繼續待著。

「大叔啊，這菸你拿去，你去找別的地方待吧，這老房子不安全。」年輕人把剩下半包菸遞過去，他感受到背包的重量，思索了一會兒：

「你放在這裡的東西，先拿走吧。這房子要被處理掉了。」

男人接過了菸，嘴裡喃喃念著：「胖偉呢？說好要來的．．．」年輕人聽見那名字嚇了一跳：

「大叔你說胖偉？你認識胖偉哥？」

「胖偉？當然認識，我跟他約在這裡。你也認識？也跟他約在這裡？」

「什麼？不是。我小時候都跟胖偉哥在這邊玩丟球，然後——」年輕人突然頓住，疑惑了起來：「可是胖偉哥十幾年前就失蹤了啊。」

「喔，對。他想要失蹤，他不想待了，想要走，我也想走。所以不是說好了，我們一起走啊．．．」男人似乎沒聽進去，還是默默叨念著。

年輕人懂了，這男人大概有些失智，不曉得胖偉哥失蹤了，還傻傻在這邊等。他想起以前，自己沒什麼朋友玩伴，只有胖偉哥會陪他在這裡玩丟球，有一回球不見了，找了幾天都沒找到，那時剛好有個颱風，或許被吹走了，然而胖偉哥也從那次之後再也沒出現；他也想起來，胖偉哥時常跟他說在這邊不開心、不喜歡自己做的事，想要有一筆錢可以什麼都不管，跑到很遠的地方．．．．．年輕人突然落寞了起來，不曉得自己在做些什麼。

「大叔，胖偉哥不會來了。你放在這邊的東西還是拿走吧。」年輕人說著，將背包抓得很緊：「這裡要被燒掉了。」

旗山巷弄的屋簷上，有兩個身影輕巧落在上面。老謝站的高高的，一頭銀白長髮被風吹得飄盪；老范則蹲著，像隻巨大的癩蛤蟆。他們遠遠望著對面一棟日式老房舍，院子裏頭有兩個身影蹲在那。

「老謝，蹲樹下那個就是吳慶松了，可旁邊跟他抬槓那個小夥子，他是活人啊！」

「我知道，那小夥子大概陽壽將近，將死之人便可見亡靈。」

「那咱們先把那蜈蚣給逮了吧！」

「且慢！」老謝舉起扇子，擋下就要跳出去得老范，他閉眼沉思了一陣，緩緩說道：「閻老爺子隔了十六年才要我們來領這條蜈蚣，大概領有隱情。」

老范癢了嘴巴，似乎覺得頗有道理，於是兩人不約而同向右歪起了腦袋，再轉回來的那一刻，兩人的眼睛突然閃過銅鈴似的光。那如銅鈴般的眼珠子光滑如鏡，裡頭不斷閃過各種影像與人物，將十六年前給映了出來：

當年的吳慶松已經是道上的老油條，卻也沒幹過什麼真正懾人的大事，儘管走私洗錢之類都熟門熟路，可幾十年來也沒混出什麼名堂，只因為門路廣手腳長，而有了老蜈蚣的綽號。年過五十卻仍在做別人細漢，只有幾個剛領進門的小鬼頭讓他帶著。

那時他已經思索了好幾年，自己不想再這麼混下去了，反正對道上的事情也不喜歡，不如想辦法弄一筆錢跑路，當作是引退了也沒什麼留念。

可唯一讓他掛心的，是底下帶的一個小弟。這小夥子從小沒爸媽，給阿嬤帶大的；身材略胖，辦起事來什麼都慢，腦袋也不很靈光，卻是個重情義的傢伙；誤打誤撞入了幫，卻怎麼也不開心，結夥幹架總退在後頭、深情寬厚打人卻沒力，沒膽子做大事也沒膽子退幫，就這麼陷在裏頭。這種沒實質用處卻乖順重義的年輕人，恐怕總有一天被上面的人抓來當替死鬼弄掉。

蜈蚣盤算著，相處幾年下來將這小夥子當自己乾兒子那樣照顧；現在自己打算跑路了，不如幫他一把，別繼續待在這種地方擔驚受怕。

都計畫好了之後，蜈蚣從幫裡偷了一百二十萬，其中七十萬讓自己跑路，剩下五十萬留給這小夥子。可是當晚，剛把那五十萬埋進約定的地方，蜈蚣卻被堵到了。

被帶到港邊盤問的蜈蚣，死活不肯說出五十萬的下落，既然自己被抓到就死定了，至少讓那小夥子可以拿到錢走。於是帶著指虎的拳頭招呼下來，他早已血跡斑斑卻勉強挺著，可在一旁那小夥子再也看不下去，挺身袒護了他，卻沒有任何用處，只是一個勁地挨打。蜈蚣知道自己果真沒看錯人，這小子真是個重情義的傢伙；但在這關頭他卻希望這小子別多此一舉，牙一咬眼睛一閉，等眼前這老伯死了再悄悄去收那五十萬就好，幹嘛為了這一時衝動而放棄掉自己終於能跑路的機會？

後來，小夥子被一把推開，蜈蚣腦門被重重打了下去，死了。而那小夥子見狀，提著一股惡氣往壯漢打去，卻徒勞無功，無法給老伯報仇反而多賠上自己一條命。兩人的屍體被丟進了冰冷的海水。

小夥子無緣拿五十萬跑路，但也死得心甘情願；可早走一步的蜈蚣卻不曉得，又因為死前看著他袒護自己的身影，一心的執念放不下，靈魂便回到了約定好的老屋，等著小夥子來。而這一等，等了十六年。

老謝閉起眼睛，再睜開，那顏色已經恢復了先前的青光。他不禁泛起微微的淚水，想起自己生前，也是因為與老范在橋下的約定未成而上吊自殺。原來過了千年，還是有如此重情而守義之人。

「嘿嘿嘿！那蜈蚣可真是好漢一條，跟老子同一個傻樣啊！」老范看著蜈蚣的身影，那張又黑又醜的臉笑了起來。

「可不是，做鬼都守信。」

「但胖偉那小子早入地府去啦！竟然是等到現在這小夥子。反正他陽壽將盡，不如等會兒順道一起把他領回去。」

老謝沉思著，閉起眼睛默默唸著些什麼，細長的手指往空中一捻，驚呼了一聲，長舌又吐了出來：「變數！」

「怎的？」

「這年輕人，或許能活。」

「哦？閻老爺子的意思？」

「不，看他造化。若他今晚打消念頭，即可平安歸去。並多得五十年陽壽。」

「那麼，若他不返，執意如此？」

「放火，將燒死自己。」

西元2017八月 夜 高雄 旗山老屋

日式宿舍已經在此佇立超過九十年。最初是日治時期，作為旗山分局長之宿舍，而如今房頂的黑瓦剝落、窗子也蒙上厚厚一層灰、多處的木板隨著年歲被腐蝕，成了一棟廢屋，空有歷史建物之名卻無人注視、理解；如一個退休老警員，那已經無法巡邏的雙腳生根麻木，卻仍頑固地挺直腰桿、頂著斑白的髮，深信自己只要立於此地，仍可另那些不法之徒畏懼三分。

然而今夜，可能擋不住這名不法之徒。

年輕人本性其實並不壞，當年沒有玩伴的他個性孤僻，十不時逃學翹家，母親管不動他，而父親若不是醉酒的狀態，便是在賭桌上把白天的工錢全揮霍光。只有附近一個微胖的大哥願意帶著他玩，可那大哥失蹤之後，年輕人也沒了伴，直到高職肄業那年，十七歲便入了幫。如今九個年頭過去，二十六歲的他已經數不清自己幹過多少次架、偷過多少次東西，每一回老大交代的事情他總是手腳俐落、毫不猶豫，體格精壯的他平時一臉惡相，不管收帳跑腿做打手都辦得挺好；對他來說，做這些事比在學校念書簡單得多，也更看得見成果，遇見不服的人就用武力和權力叫他聽話，就僅是如此簡單的原則。

而今晚的事情是榮哥交代的：「把那棟老房子燒了。」他大概曉得原因。這房子雖然是古蹟，但只要擋到人財路，管他是幾年的歷史建築也要拆。而火燒則是最簡便的方法，證據簡單就沒了，大家根本弄不清是意外還是縱火；就算查到是縱火也是無可奈何，警察從不理會這種人；就算逮到了，刑期也不重，而新聞媒體只會報導酒駕車禍，誰來管老房子起火？

可這棟老屋，卻令他顧忌了一會兒。不知是因為曾經是警察宿舍的緣故，好像看見老刑警那樣多了幾分提心吊膽；還是因為童年在這裡玩耍的回憶，畢竟從小也看著他長大而多了些許感情不忍下手；也可能是要放火的今晚，卻碰上一個神智不清的遊民在這兒，稍微打亂了原本的計畫而令他遲疑。

而這些種種，讓他想起當年在這裡玩球的自己、想起胖偉哥、想起他失蹤之後不曉得去了哪裡。是否他真的找到方法離開這個地方，拋掉過去的各種破事爛人，在很遠的地方默默安穩過自己的日子？

「他媽的．．．真不曉得我現在幹這些是為了什麼．．．」年輕人喃喃念著，苦惱得抓了抓頭。

「那你在幹的這些是什麼？」一旁的男人問。

「只是上面的大哥要我去做罷了，也不是我自己要幹。」

「沒出息，男人要幹自己想幹的事。」

「或許吧。鬼混了多少年都不知道自己在幹嘛。」年輕人沉思了一陣，嘆了口氣：「人家叫我打人我就去打、叫我砸車就砸車、要討債就討債、叫我放火就放火，他媽的跟條狗一樣也討不到什麼好處！那麼多錢還不是都給上面那些只會套關係的老屁股收走了，他們只要負責跟條子和政客打交道，有什麼好處都自己收著，出了事情從底下的小弟抓一個出來當替死鬼，像我們這種跑腿的骯髒事情都是都是自己幹，還要整天提心吊膽過日子。幹！」

年輕人抬頭望著老屋的窗子，其中可以看見幾面玻璃稍微新了一點。的確，像那種東西又不是梁柱或地基，壞了換個新的就是，破損的玻璃還怕傷著人，用報紙隨便包一包就丟了。他想了想，大概一旁的男人也是吧。稍微失智了又難相處，大概連家人都不想管，就放他在外面流浪，可公園車站什麼的還有其他人怕他趕他，所以才流落到這種廢墟裡，勉強有個睡覺的地方吧。雖然他講的這些男人大概也聽不明白，可有個能好好說話的對象仍令人感到欣慰。年輕人想起以前跟自己聊天的胖偉哥說過的話，而現在的他終於了解，也喃喃唸了出來：

「如果可以真想跑路，把這些爛人爛事全部丟掉，只要好好過自己的日子就好了。」

一旁的男人聽到這句話，突然有了反應：「來了？來了嗎？」年輕人尚未回神過來，男人又說：「恁娘欸！早就叫你不要幹這種事，笨得要死！你待在幫裡也混不出什麼名堂。」男人伸出手指數落著。

年輕人一頭霧水，本還想回嘴時男人說：「跑路吧！」

他楞了一會兒，這男人雖然看似失智，此刻的眼神卻如此清晰，好像從長長的沉睡中醒來似的，可似乎把他認成了別人。

「怎麼？這種時候又在猶豫啦？每次看你做事情都在猶豫半天，又在這種地方待不下去，是男人就鼓起勇氣做自己的事情，別整天低頭做別人細漢。不然哪天跟你大哥一樣，都五十幾歲了才想清楚。你不是常常都說自己幹不下去？那還不趁這機會趕緊走，好好拚一拚！」

年輕人思索著，怎麼好像連自己都把這瘋癲大叔的話當真了起來。他把玩著打火機，又看看眼前的老屋。男人又緩聲念道：

「是，我曉得你狠不下心，那就別做了吧。自己都狠不下心的事就別做，你從以前就是這樣啊。」男人像回憶往事似地說道：「你跟在我底下的時候我就知道了，你這小子做事不成氣候，可是心思那麼細、那麼重義氣的人。就算自己不想做的事情，為了朋友或兄弟你一定去。外面那些人一個個看不起我，待沒多久就跟別的大哥去了，只有你覺得相處起來舒服，甘願窩在我這種地方當小弟。其實別說做小弟，我這年紀都可以當你老子了……」他嘆了口氣：

「你走吧。」

「什麼走吧？走去哪？」年輕人疑惑著。

「想去哪去哪，把這些爛人爛事丟了，好好過日子。」

「怎麼能想去哪去哪？」

男人伸手往樹下一紙：「五十萬在那兒，你自己拿。當作你大哥給你跑路的，有多遠跑多遠，愛做什麼就做什麼，以前的事情不要管。」男人吃力地站了起來，一跛一跛地扶著牆：「我要走了，你也走。再不趕快走，他們就要知道了。就算我被抓到，他們也不曉得我把錢給了你，你別擔心……」

男人嘴巴仍碎念著，往圍牆另一頭走去。年輕人疑惑地往樹下看了一眼，再回頭時男人卻不見蹤影。他把身子挪了過去，翻開落葉時看見一顆老舊的棒球，他一摸，這縫線他認得！是多年前不見的那顆！他半信半疑著，又把更多的落葉翻開，從背包裡拿出一把鐵鎚，將土一掘掘地挖鬆，把更多的葉子、石頭、泥土給挖到一旁去，突然摸到了一個塑膠袋的觸感。他嚇了一跳，把那袋子挖出來，拍了拍上頭的塵土打開一看，裡面竟真是滿滿一袋錢！

他一下子又驚又喜，將袋子塞進背包裡抱在懷中，又不斷回頭尋找剛才的大叔，卻連鬼影子都不見一個，撐著扭到的腳踝繞了屋子一圈還是尋不著。他再次打開背包，看著裡面一瓶汽油、一些工具、還有剛才放進去那沾著泥土的塑膠袋，沉思著，又抬頭看看日式老屋，像是在看一幅畫那樣盯了許久，直到月光從屋簷那頭照了過來才回過神。他回到原先的樹下，將骯髒的棒球也塞進背包，往肩頭一甩。雖然腳踝扭了卻那麼俐落地翻上了圍牆，帶著一拐一拐卻輕鬆的腳步往車站的方向走去。

而對街的屋頂上，有三個身影背對著月光，左右兩個剪影特別大：一個特別高、一個則特別壯，那身形異於常人，寬大的衣袍隨著夜風飛舞，卻吹不出一點聲響。他們一同注視著年輕人離去的方向，而瘦高的身影將細長的手搭在中間那人的肩上，悄聲說了一句：

「走吧。搭捷運了。」

西元2017八月 夜 高雄 旗山老屋

『地方文史團體與地方人士關心日本警察分局長宿舍被拆一事，憤慨在前面舉白布條喊口號，就在9月18日人來人往的旗楠路上工程單位公然進行拆除，據了解本建築是在民國初年就有的，已超過文資法第15條規定超過50年的公有建築物，如今未經過文資審議就被拆除三分之二。去年105年08月25日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已經函文各縣市文化局，要針對文資法第15條規定來清查縣市的50年的公有建築物。』

地方文化守護員於18日路過發現工程單位正在拆除，現場打電話給高雄市文化局，文化局則回應，目前不知道哪一間建築，也沒有文資身份，先告知水利局暫停拆除作業。

地方文史團體呼籲，市府要嚴懲失職人員，日本警察宿舍建築要做還原，不要讓他變成既成事實，文化資產需跟民間社團溝通，文化資審議也必須要透明公開，並留下旗山歷史建築。』

公民新聞 2017.09.21

評審委員

• 複審委員

陳峻誌

中興大學中文系博士
台中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亞洲大學通識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評審記錄：

第一屆聯合盃作文大賽-初審閱卷員。(97年)
第一屆大甲澤安杯寫作大賽-初審閱卷員。(103年)
第四、五、六屆南藝文學創作獎 複審委員。

簡佩琦

成功大學中文系博士
南華大學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評審紀錄：

第五、六屆南藝文學創作獎 複審委員。

• 決賽委員

王希成

高雄縣岡山鎮人，文化大學英文系畢業。任職中美和石化公司。曾任太極拳雜誌社發行人兼總編輯。《掌門詩刊》同仁。著有詩集《那一夜拈花微笑》(1994)、《生命是一口幽深的井》(1998)，散文集《生命樹》(1987)、《人在燈火輝煌處》(1992)，翻譯《拜倫的世界》。

一九八八年，詩作〈士兵與平民〉獲青溪新文藝朗誦詩銅環獎；一九九二年，《人在燈火輝煌處》獲台灣省政府新聞處優良讀物；一九九八年，散文〈工廠七日記〉獲中央日報第一屆「勞工文學獎」評審推薦獎；一九九九年，〈陽光和雨的美麗與哀愁〉獲高雄市文藝獎佳作。

侯紀瑄

原名侯紀萍，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

在侯紀萍時期曾獲聯合文學新人獎、法律文學獎、教育部文藝獎、聯合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國藝會專案補助。作品〈髒話紀事簿〉曾獲第二十屆梁實秋文學獎散文類首獎，知名作家廖輝英表示：「把素來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髒話，拿來當主題張揚，頗有梁實秋嘻笑怒罵、無可不入文的餘風。」目前專事寫作。

薛赫赫

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曾就讀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長年關注宗教會通領域。

至陽赫赫，至陰肅肅，是宇宙生成、天地運轉、生長斂藏、剝反往復，循環不已的兩種現象與力量。赫，火光明亮，內藏照破黑暗無明之意象。

第三期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教學增能延續性計畫

指導單位：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主辦單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通識教育中心

協辦單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教學資源中心、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指導老師：宋千儀老師、廖淚晴老師、林和君老師

美術編輯：沈昕皚、許云樞、林聖修。

